

武  
烈  
天  
外  
中



# 武則天外史

## 目錄

- |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一 武則天迷失本性……… | 一 |
| 二 武則天言語驚人……… | 三 |
| 三 武則天勾結太子……… | 六 |
| 四 武則天誓死要君……… | 九 |
| 五 武則天侍奉帝疾……… | 二 |
| 六 武則天出居寺中……… | 五 |
| 七 武則天削髮爲尼……… | 八 |
| 八 武則天求人佈施……… | 二 |
| 九 武則天引誘主僧……… | 四 |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〇 武則天重敍舊情……… | 一七 |
| 一一 武則天蓄髮入宮……… | 一九 |
| 一二 武則天毒斃后妃……… | 三二 |
| 一三 武則天正位宮中……… | 三五 |
| 一四 武則天訪求媚藥……… | 三八 |
| 一五 武則天批答章奏……… | 四一 |
| 一六 武則天弑君廢帝……… | 四四 |
| 一七 武則天廣選面首……… | 四七 |
| 一八 武則天冊立男妃……… | 五〇 |

一九 武則天受制嬖臣……五三

二〇 武則天戒近禁鬢……五六

二一 武則天練習祕術……五九

二二 武則天母女爭風……六二

二三 武則天夢爲鸚鵡……六四

二四 武則天紀念寶物……六七

# 武則天外史

## 一 武則天迷失本性

語有之曰。深山大澤。實生龍蛇。夫龍蛇。無知之動物耳。而其生也有自。其產也有方。况乎驚天動地之偉人物。以巾幘之英雌。巍巍乎立於臣民之上。近臣貴戚。無敢面從而心違。百姓樂業。四夷不侵。爲一代之帝皇。創千古獨一無二之局。前乎此者。莫能開其先。後乎此者。莫能爲之繼。如唐女主武則天者。不亦震古爍今哉。則天產生之地。非尋常人傑地靈之說。所可概括而並論之。其父名士夔。勇冠當世。屢立戰功。官至荊州都督。因困於貴戚。居恒鬱鬱不得志。嘗撫髀而興歎曰。大丈夫逢盛世。不能威行四海。澤及萬民。乃兢兢焉奉文法更約束。一

有隕越。身價俱喪。豈不虛生此七尺軀耶。昧武士穢之言。與曹操劉淵二人微時之志願相同。許靖所謂亂世之奸雄是也。使其生天下分崩。禍變相尋之日。有不輶耕太息。悵悵於隴畝之間。冀一逞其揭竿之志。如秦時之陳勝其人也乎。士穢生當唐室初興。國勢強盛之際。無隙可乘。齎志以歿。使士穢得以快心吐氣於九泉之下者。乃在其閨中之弱女。此固士穢生時。始願所不及料者耳。則天生爲女子。抱有帝皇思想。卒也易唐爲周。使舉世英雄豪傑。咸拜倒於石榴裙下。而無敢與之相抗。實秉乃父之遺傳性。如則天者。眞動物中之龍蛇。而武士穢夫婦者。亦卽產生龍蛇之深山大澤也。長江橫貫七省。波濤浩瀚。一瀉數千里。爲中國第一巨川。而其發源之地。則至高無上之高原。千尋之木。萬夫不能縱斧斤。而其植根也。必於廣無垠之深山窮谷間。則天之產於武氏。亦

猶是也。方其幼時。保母方懷之於襁褓中。已熟聞其父飛揚跋扈之言。輒有心領神會之狀。蓋其所稟者。固厚於常人千萬倍。故一聞圖王定霸之論。卽深藏默識而不能忘。及三歲時。有老尼過其家。熟視則天。面有驚色。請於其家人曰。能以女公子捨佛門中。當成正覺。爲佛門龍象。家人叱其妄。不之信。老尼太息曰。此女後來。當享盡人間富貴。爲宇宙間開一未有之局。然一入富貴之途。恐迷失其本性。死後不復能證菩提善果矣。一朝之富貴。孰若無生無滅。與天地同其壽命乎。惜哉惜哉。家人欲再有所詢。老尼已杳無蹤影。於是莫不悚然稱異。以老尼爲妖人。將欲誘拐幼女。故亦淡然置之。及則天稍長。竊聞其語。私心雀躍不止。蓋自負不凡。有睥睨一世男子之意氣矣。

## 二 武則天言語驚人

則天幼時。其父延師於家。使與諸姑姊妹同塾讀書。時則天年僅六齡。蛾眉鳳目。凜凜生威。寡言笑。善應對。居恒靜坐默然。不與羣兒嬉戲。偶出一言。必中肯綮。雖成人不及焉。讀書聰穎異常。一目十行下。尤能聞一知十。師令讀女誠諸書。因發問曰。能如是。足以爲巾幘中之完人乎。師曰然。曰。足以爲天地間獨一無二之人乎。師愕然曰。未也。曰。然則讀之又何益。師曰。能如女誠所云。固不愧爲女中賢聖。至於頂天立地。建非常之業成不世之功。爲古今來獨一無二之人物。此則男子之所有事。而非女子所宜爲者。斯乃由於稟賦之不同。氣質之各異。陰柔陽剛。出於造化之自然。非女子之不能及男子也。則天莞爾曰。此乃男子箝制女子之常說。先生奈何囿於所聞。爲古人所欺邪。天之生人。男女初無二致。惟女子每多闇孽之輩。不知振作。甘爲男子玩弄。

以致相習成風。遂讓男子張牙舞爪。日以桎梏女子爲能事。豈不大可哀乎。願先生記取此日言語。我異日若有得志之時。必盡驅當世之男子。使出我足下。爲古今女子。揚眉吐氣也。師聞言。不禁爲之咋舌。閒語士讎曰。女公子乃非常人。非我所能駕馭。因以則天之語告之。士讎拍案而起曰。小女子有此志願。實屬奇異。倘能易釵而弁。斯足成我之志。其奈女子何。則天聞而笑曰。父親達人。乃亦作此見小之語。女子獨非人乎。果如父親之言。天既生男子。可以不生女子矣。豈理也哉。士讎無辭以難之。使讀四子書。則天不待父師講解。卽能知其大義。嘗謂父曰。昔人謂讀聖賢書。卽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今兒讀之。殊未敢深信。夫蚩蚩者氓。可以勢驅威刦。而不可以恩德感化者也。彼恩德可以感化者。乃中人以上之民也。至於中人以下之民。而一例結之以恩德。則民

將反欺其上矣。天下之人。上智固不可多得。中智亦鮮。惟愚民爲衆。然則治天下者。必先刑罰而後恩德。當然無疑義矣。而古聖賢率以君子之腹。度小人之心。謂人性皆善。苟以恩德結之。可以不用刑罰而治。何所見之偏也。士叢頗然其說。後日以嚴刑峻罰。束縛人民。其機已伏於此時。自古大聖賢與大奸惡。必有一定不移之智力。隨有生以俱來。而不爲外界事物所搖奪。觀夫則天幼時之論議。即可知其大凡已。

### 三 武則天勾結太子

年華逝水。歲序遞遷。轉瞬之間。則天已盈盈十五歲矣。蛾眉入鬟。鳳眼橫波。其嬌豔之狀。殆非筆墨所能形容。一般公子王孫。得見則天玉貌。靡不失魂喪魄。蕩志迷心。於是求婚者接踵於門。且願媵以厚聘。千金之禮。所弗敢惜。則天之兄弟伯叔等。咸居之爲奇貨。將擇富貴雙

絕者而與之。藉以光大門楣。其母曰。自我夫死後。我家勢已式微。聞術者言。此女必大貴。且其志氣。亦迥絕恒人。我夫臨終之時。曾謂此女可以竟其未成之志。勿妄與人。言猶在耳。我終不以貧賤故。而使紈袴少年。得偶我女也。諸求婚之家聞之。暗曰。武氏女將偶帝王耶。行見其年華老大。爲商人婦耳。由是媒氏。均絕跡不至。武氏母女。乃輾轉入長安。冀有非常之遇。時唐太宗春秋雖高。頗好女色。遣內侍四出訪求良家美女。以充後宮。有宦者張誠。得則天大喜。以千金爲聘。致之宮中。則天之母。因太宗年高。頗有不願之意。則天笑曰。使兒不得入宮禁。則如蛟龍困於池中。無發展之一日。今得入宮。行將絕雪霓。負蒼天。翱翔乎六合之中。莫能掣余肘矣。主上年高。固何患焉。且兒之本意。非欲得一青年美男子。卿卿我我。顧影相憐。以享此溫柔豔福。

。實欲憑恃勢位。以求我之所大欲耳。母乃許之。既入後宮。太宗寵幸有加。卽冊封爲才人。則天乃出其圓轉活潑之手段。以籠絡而操縱之。太宗本英明神武之主。千軍萬馬。不足以動其心。殺弟弑兄。不足以榮其慮。而獨於貌比花月。心如蛇鰐之胭脂虎。則智勇俱無所施。惟有俯首帖耳。拜倒於石榴裙下。豈不大可異哉。然太宗固賢君也。雖寵幸武氏（以前因未入宮故統稱則天。以後因已入宮故統稱武氏）而不許其干預朝政。苟有一言涉及外廷之事。卽變色而起。使之不得盡其詞。武氏知太宗英明。非女色所能搖惑。昔所抱之宗旨。一時未能貫澈。於是緘口結舌。沈機觀變。一意迎合太宗之意旨。不復計其他。而武氏之家族。皆已沾其恩寵。出則高車駟馬。入則畫棟珠簾。施施然作貴戚矣。太宗年衰多病。太子晉王。常入宮候起居。武氏初猶避匿。太宗曰。此我兒。

也。何避爲。武氏乃不復避。太子旣數與武氏覲面。驚其容貌之嬌冶。詫曰。豈世間真有仙女乎。惟礙於太宗之面。不敢一通款曲。僅於眉稍眼角之間。稍稍露其風流情態。則天心領神會。嘗私語曰。主上壽將不永。能成我志者。其在嗣君乎。於是對於太子。若迎若拒。以勾結其心。後日種種穢迹。遂種因於此矣。

#### 四 武則天誓死要君

語曰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非特水旱災荒。盜賊甲兵。爲足以亡人國也。邃闥深宮之內。長裙鴉鬟之流。力不能勝一雛。足不出宮禁一步。乃足以覆人之國而有餘。三代之亡。皆由此故。然則武氏者。亦亡唐之妖孽也。妖孽入宮。而亡國之兆卽見。於是天象告警。妖星出矣。人事告警。洛水溢矣。而尤有所謂圖讖者。其所記之事實。多荒誕不經。有

國家者。恆以此卜興亡盛衰。蓋我國迷信之習，自古已然。特古人尤較今人爲甚。太宗旣寵武氏，太白星屢晝見。太史占之曰。當女主昌盛。而圖讖秘記。又有唐三世之後。女主武氏。代有天下之語。里巷之中。更競傳武媚娘之歌謠。太宗聞而深惡之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而問之曰。圖讖之言。洵有徵乎。淳風對曰。臣仰稽天象。其人已在宮中。自今以後。不過三十年。當王天下。殺唐室子孫殆盡。其兆已見矣。太宗曰。然則凡有跡涉疑似者。盡殺之何如。淳風對曰。天之所命。人不能違。王者不死。徒多殺無辜耳。且自今以往三十年。其人已老。或有慈心。爲禍猶淺。今苟得而殺之。天或更生少壯者。肆其怨毒。則陛下子孫。恐無遺類矣。太宗之意。終不能釋。以武衛將軍李君羨。乳名五娘。美麗如好女子。且其官稱封邑。皆有武氏。疑天意卽指此人。乃左遷爲

華州刺史。不使居京師。君羨待百姓有恩。頗有善政。百姓皆頌其功德。  
太宗聞而愈惡之。乃授意御史。誣奏君羨多蓄亡命。謀爲不軌。不待  
按驗。卽行族誅。於是天下之人。無不冤之。武氏聞圖讖歌謠之詞。心  
竊自喜。然亦自危。嘗於夜半。泣謂太宗曰。臣妾得蒙寵愛。私心欣幸  
何如。今圖讖歌謠之詞。如是顯著。願陛下殺妾以回天意。但得國家鼎  
盛。億萬斯年。臣妾雖死猶生。惟恨不能終侍陛下。爲可悲耳。太宗慰  
之曰。圖讖之事。杳渺難知。歌謠之語。荒誕不稽。朕決不以此疑似之  
言。忍於煮鶴焚琴。爲殘暴不仁之事也。卿自安心。毋庸過慮。武氏泣  
曰。陛下雖寬妾之罪。恐臣下有以妾爲言。挾制陛下者。是臣妾終不免  
於一死也。孰若死於陛下之前爲愈乎。太宗以巾代拭其淚曰。朕不疑卿  
。誰敢以讒言來嘗試。朕若負卿。子孫當爲人殺戮淨盡。卿可高枕而臥

也。武氏縱體入懷。謝曰。得陛下如此隆恩。臣妾銘心刻骨。千秋萬歲後。妾當殺身以殉。從陛下於地下耳。太宗聞之愈加憐愛。世固有離婁之明。能察及秋毫。而不能見一車之薪者。其太宗之謂乎。以圖讖爲不足信耶。則枉殺武衛將軍李君羨。已失天地好生之德。以圖讖爲可信耶。則固明言女主武氏。太史令李淳風。且又謂其人已在宮中。乃反與武氏立誓。決不加害。其顛倒錯亂。至於如此。唐室之未遽亡者。眞乃徼天之幸耳。

### 五 武則天侍奉帝疾

太宗旣已立誓不害武氏。又聞其相從地下之言。於是疑忌之心。爲之釋然。以爲我一日在位。雖有百武氏。奚能爲焉。倘使一朝晏駕。彼已許我以身殉葬。又何慮其貽禍後人。卽或我死之後。武氏背棄殉葬之約。

然僅爲先朝之宮妃。無權無勢。何禍之能爲。因之心中愈覺泰然。在太宗之私意。未嘗不善。庸詎知高宗之鍾情武氏。如渴思飲。如大旱之望雲霓。日盼太宗之溢先朝露。便得慰其相思之情耶。太宗因寵愛武氏之故。終不忍加以猜疑之心。然因自己之得天下甚易。恐草野之下。有輶耕嘆息之人。斬木揭竿之衆。效法自己之所爲。是以防之惟恐不嚴。誅之惟恐不力。旣殺李君羨。側聞歌謠未息。且有譏其不明天象。刑及無辜者。於是密令天下刺史縣令。籍武姓之人以進。不論男女老幼。將欲盡戮之以絕禍根。事已發矣。太史令李淳風聞之。急入宮求見。時太宗偶冒寒疾。臥於床上。武氏侍坐於側。聞太史有要事求見。卽召入寢宮。淳風趨至床前叩見。太宗曰。朕以微恙。不能視朝。卿有何要事。乃來宮中求見耶。淳風將欲有言。忽見武氏在旁。因叩頭曰。臣之所言。關

係天下興亡。斷不能洩於外人。但能出自小臣之口。入於陛下之耳。乞屏左右。方敢進言。太宗領之。乃命近侍避至外間。非奉命不許入內。謂湻風曰。可以言矣。湻風不語。太宗問何故不語。湻風叩頭對曰。臣已言之矣。臣之言。不能使第三人聞之。今武才人在側。臣未敢言也。太宗又命武氏退入後幄。湻風始進言曰。聞陛下將盡殺武姓之人。有之乎。太宗曰。有之。湻風奏曰。臣前日之言。陛下奈何忘之。而爲此倒行逆施之事乎。亡國之人。日待陛下之側。而陛下必欲舍近而求遠。陛下既不能忍於千百人。何獨不能忍於一人。若死而有知。則此千百無辜之怨鬼。不將訴之上天。促陛下之生命乎。太宗沈吟曰。卿所言之一人。毋乃卽武才人乎。此人朕亦知之久矣。惟念謀叛作亂之事。必剛強之男。予。乃克有濟。今武才人一女子耳。蟄居深宮之中。手無縛鷄之力。雖